

1937年9月初，萧军与萧红离开上海奔赴武汉，临行前把鲁迅给两人的53封书信交给许广平，并把一些个人物品寄存在许广平处。1956年3月21日，许广平把鲁迅的遗物和两萧所寄存的个人物品一并捐给北京鲁迅博物馆。经过半个世纪的风云，两萧的这些个人物品作为文物仍完好地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库房之中。笔者检索之后，看到两萧所寄存的个人物品有稿本、照片、书籍、画作、出版合同、文具等，现在就选择其中的一部分可以确认为萧军个人的藏品予以介绍。

一、稿本

这些藏品中有萧军的一个学习俄语的黑色封面的硬皮笔记本，从中可以看到萧军所记录的一些俄语单词以及所翻译的一篇短文，鉴于这篇短文可能是萧军的未发表过的翻译文稿，所以转录如下：

一位服务在高加索的军友老爷，一般人全叫他日林。

一次从他的家里来了一封信，是他的年老的妈妈写来的：

“老了，我已经老了，在我未死之前，我很想看看我亲爱的儿子。和我来告别罢，在我埋葬之前。那么样子，上帝保佑您再去上班。啊，可是我还为你物色了一个未来的妻子咧；又好，又聪明，还有财产。你能够娶你(?)可娶了她，同时你也就可能留在家里。”

太阳已经过了午了，辎重仅仅上了一半的路。尘土，炎热，太阳像烧着的炉子，并且没有地方可以遮蔽。赤裸的荒原，在道路上没有小树，也没有灌木。

日林走在前面，停止下等待一起来的辎重车。听见了后面的轂声——又站住了。同时，日林想：

“一个人不可以走吗？没有兵？我骑的是最好的马，若是和鞑靼人遇到，可以逃走，走不走？”

他停止下想了又想。这时一个骑在马上的军友向他走过来，背上背着枪，向他说：

“日林，我们单独的走，尿全没了，不要说吃，还这样热。我真想把我的衬衫拧一拧。”

克司德林，是一个既雄壮又粗胖的男人，脸脖一起红着，同时汗还是那样从他的身上头上流。日林想了想就说：

“枪装好子弹了吗？”

“当然啦！”

“这样，我们就走。我们这样约定——不能分开。”

他们沿着大道向前走了。走着荒原，说着，四处看着，向四外远方看着。

很久才走完荒原，进了两山中间的一条凹道。日林说：

“等一等走，我到山顶上去看看。不然我们走，敌人从山谷中进来，我们全不知道。”

可是克司德林说了：

“看什么？向前走罢。”

可是，日林不听他。

“不，”他说：“你在下面等一等，我到上面看看就来。”

他向左边放马上了山。日林的马是烈马，【他是花了一百芦(卢)布的代价，从马驹群中挑选出来的】相同生了翅膀似的带着他飞旋。

将一停下——一看在前面很多人，占有一亩地的样子，站着鞑靼人。有三十个人。他看见了，开始向后折回，鞑靼人也看见他了，开始向他追来，一面从肩上摘着挎着的枪。日林放开了缰绳，尽马跑开自己的腿喊着克司德林：

“搞枪啊！”

同时自己在马身上想着自己的事：“妈妈保佑，不要绊倒了腿呀，绊倒就完蛋了。若是卧倒在枪那里，我就不能做俘虏了。”

可是，克司德林却用？代替了等待，就是一看见鞑靼人，就想着怎样向堡垒去滚动。他火烧似的打着马的两边的肋骨，在尘土中仅是可以看到

文物背后的历史信息



马尾在旋转着。

日林一看不好，枪已经跑了，仅有一柄腰刀，是什么也不好干的。

他想着扭转马头跑到兵那里去，可是飞驰着向他横过来六个人。

在他骑的马是好，可是他们底马更好，所以横在先头。

他开始转马，想要转弯。可是马惊了，不能勒住，竟兔似的一直跑向他们。看见走近了向他一个红胡子的骑着灰色马的人。向着，牙齿伸露着，准备着枪。

好——日林想——我知道你们这些鬼东西：若是我被你们擒住，你们要把我坐在坛子里，用鞭子抽我。一定不给你们捉活的……

日林身体虽然并不高大，但是有勇气。抽出刀来，扭转马头，向(想)奔向那个红色的鞑靼人，同时想：“不是用马踏，就是用刀砍。”

在马上日林还没有跑到那地方，射车已经转轮向他来了，同时射车马。驰旋转，动摇，两腿立起，把日林摔在了地上。

他想要站起来，可是两个臭鞑靼人已经坐在他的身上了，扭转他的手。他挣扎，鞑靼人用枪挑打他，头开始晕眩了。鞑靼人拉捉(住)他，从鞍子上摘下一条富余的肚带来，反绑他的手在背后，绑起一个鞑靼结。扯着坐下，帽子打落了，靴子脱掉了，钱，表，全搜了去，衣服也全破了。

通读这篇翻译稿，可以看出萧军选择了一篇描写俄国战争题材的小说作为学习俄语的对象，萧军曾经有过军旅生涯，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而选择了这样的一篇小说。不过，萧军的翻译还不太流畅，不仅把一些俄语单词翻译得比较生硬，而且一些句子也翻译得比较拗口。可以说，这篇翻译稿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萧军的俄语水平的确不高。萧军和萧红在哈尔滨期间曾经跟随俄国姑娘学佛民娜学了一年多的俄语(从1933年到1934年夏)，萧军后来回忆此事时说：“和萧红比较起来，我的学习成绩实在太差了，不独留下的练习作业常出错误，而且常常完成不了，交不上卷，这使得我们这位老师真有些愤怒了……”(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全集》第9卷第239页)

不过，从萧军把这个学习俄语的笔记本保存

下来并寄存在许广平那里，也可以看出萧军对这个笔记本还是比较珍惜的。萧军在1937年8月4日的日记中还强调了学习外语的重要性：“午后自己在家里温习俄文，自己查了一些单字，看了文法中的前置词，觉得很有所得。俄文一定要学好它，因为靠本国文字读书太不够了。”(《萧军全集》第18卷第30页)萧军在8月7日的日记中写到：“从今年起，极力读书，把俄语学好了，有机会学点英语，世界语……”(《萧军全集》第18卷第31页)

另外，萧军寄存在许广平处的书籍有《俄文文法》《英汉合译纳氏文法表解》《英文最常用四千字表》《英汉求解作文文法辨义四用词典》《毛诗注疏》《朝鲜满洲旅行案内》(日文)、《十九世纪法国画集》《学徒艺术》(外国画集)、《革命故事》(俄文)等，可以说大部分是学习外语的工具书，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萧军比较重视学习外语。

二、照片

萧军和萧红寄存在许广平处的物品中有两个相册和一些零散的照片，总共大约有200多张照片。这些照片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萧军个人不同时期的照片；两萧不同时期的合影；萧军个人拍摄的风景和人物照片；萧军与友人不同时期的合影；萧军、萧红的友人赠送给他们留念的照片。鉴于其中的一些照片已经被作为插图在一些关于两萧的图书中披露过，这里就选择几幅萧军个人拍摄的照片和有萧军本人题字的照片略作介绍。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题写在照片后面的文字应当算作萧军的集外佚文，对于研究两萧的交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36年7月17日，萧红赴日本学习，萧军也在8月赴青岛写作。萧军在青岛期间花5元钱购买了一个“照相箱”(即照相机)，拍了一些照片，并把其中的几张附在信中寄给萧红。萧军把自己住处附近的风景拍摄下来寄给萧红，并在照片的背面题写了如下的文字：

这是我家的房子旁边一条有林子的路。照得还不错吧？

萧军通过这个照片也是请萧红相信他在青岛期间的生活是比较舒适的，不必为他担心。

萧军在青岛期间曾经去崂山旅游，把他旅途

中拍摄的一些照片寄给萧红欣赏，并在几张照片

2010年12月24日，接受“协办”《文艺报·经典作家》专刊任务的第二天，我

拨响了萧军先生的女儿萧耘大姐的电话，开门见山为《经典作家之萧红篇》索稿。几年前曾受馆长委派为出版《萧军全集》跑过龙套，后来又为“萧军百年”编辑了老先生的藏画专辑(《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书画卷》第4辑)，因之与萧耘大姐很打过几回交道，知道她生性刚直耿介古道热肠，便特意把该任务突如其来就我一个人时间又赶得太紧等因素提高放大以求援手。不想萧大姐这一回竟不肯“扶危济困”，她很明确很坚定地回绝了我，说她“写不了”——没有理由，就是“不想写”。不过为了对我的安抚，她最后还是补充了一句：“你看有些文章那势头，是不把萧红研究成妓女不罢休的！现在有些人的嘴呀，真行！——人家爱说什么说去吧，我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听得出来，萧耘大姐对萧红研究中某些锲而不舍地对个人生活过程探幽发微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这也难怪，早在1963年初，萧军就曾对萧红研究工作发表过十分精辟的见解。在给相关研究者的信中，他一面不厌其烦地解答着关于萧红其人其文的形形色色琐屑屑的“历史背影和现实生活材料”问题，一面披肝沥胆苦口婆心地贡献着自己实在而真诚的意见：“多作作品的分析，少作生活方面的探讨。个人生活的意义，比较起来是次要的，而且要遇到各个‘死角’，有时是很难于解决和解释的。”“多多向她的各个作品深入，在生活方面不必过多追究……”毕竟，作为作家的萧红，“她的真正价值在于她的作品，而不在于她的生活”——这是忠言，也并不逆耳，然而时移事易，正所谓“孰为为之”“孰令听之”？所以我非常理解萧耘大姐的心情，索稿之事也便暂时作罢。

转瞬一年过去了。今年的7月，我又一次为索稿拨通了萧耘大姐的电话。这一回接电话的是其老伴王建中先生。此人是个大“乐天”，说起话来连玩带闹，让人搞不清他哪句是假哪句是真：“哎呀，不行啊，写不了呀——我正害眼症

呢，两只眼睛都红得像藏獒了，医生让绝对休息，说再不休息就得瞎。”“你萧耘大姐？她更写不了一——她还不如我呢！”“怎么？非得写呀？写什么呢？人家说萧军打萧红，我就写萧军把萧红打死了。怎么样？”“明白。你是让写出文坛的萧军，写蜗居里的萧军，写儿女眼中的萧军——一句话，写亲情，对吧？”“先声明啊，我可不会用电脑敲字只会拿笔写字。”“你说你替我敲？好啊，字敲完了手稿归你，让你们馆的库房再白添一件文物。”“放心吧，忘不了——5000字，6月29日下午交稿。那天我正好进城看病，到时候直接把稿子给你送去。”

放下电话，我没法不兴奋了！因为我要看王先生即将出手的文章！按照最初设计，《经典作家》专刊一期写一人，具体内容为“文学批评”、“回忆性散文或读书随笔”、“文献文物研究”三大块。工作开展了一年多，似乎还从来没为文学批评的稿源发过愁。文献文物研究稿件虽然常常遭遇爽约，但终归还有一个偌大的文学博物馆可资断后有一种“自力更生”的精神可供发扬有一个“自给自足”的结局可作保障。回忆性散文与读书随笔则不然，它们好读不好写，组稿有着明显难度，凭“自力”又不能“更生”，因而其所占版面只能日益紧缩以致于2012年上半年完全消遁。虽然领导并未批评，但我自己却不能不自责——毕竟没能保质保量完成工作。明乎此情，就可知王先生的承诺对我而言是无异雪中送炭啊！

然而，我真是太粗心大意也太自私自利了——只顾了索稿催稿完成自己的工作，竟从来没想到这对被催索者是一种突然袭击一种额外负担一种无端压力。对于那些退休多年的“古稀”之人，这种行为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叨扰”一种真正的“侵害”，因而极有可能会打乱他们的生活规律甚至于影响他们的健康。王建中先生答应给我写稿，他是真心实意想帮助我。只可惜他的眼睛是真的有病，“绝对休息”不允许看书写字也的确是医生的嘱咐。当他因为终于“没完成任务”在电话里向我“道歉”

“受权抄书”杂记

□许建辉

时，我为我的不知体恤朋友而感到深深的自责和不安。而更让我感动的是，他竟为了弥补给我“造成的时间损失”，授权我去白抄萧军的书。“去找找萧军的《人与人间》来吧，那是老头儿自己讲自己，里面故事多了，传奇味儿很浓，耐看，你随便搞点儿抄点儿发得了。”“不要，你就不抄《延安日记》吧，那里面有毛泽东有张闻天有朱德……有胡乔木有丁玲有王实味有周扬还有‘延安文艺座谈会’，绘图绘景绘言绘形，很强的现场感，编是编不出来的。”

情急之中接受了这建议且即刻着手实施，很快选定了日记中有关萧军与毛泽东交谈时，即已接近5000字，而大头重头还在后面整装待录——全抄来吧，报纸哪里盛得下？戛然而止呢，有头无尾又算什么事？思忖再三，最后决定弃置重来转抄诗作。因为知道萧军虽以小

说名世，但他偏爱的是自己的韵文，认为只有它们——特别是旧体诗，“才是为自己写的”，“才和自己有着血肉关联”。而萧军诗作仅旧体就有上千首，都是锥心泣血之作，都有养心怡神之美，却囿于篇幅，只能蜻蜓点水般略摘一二，以时为序辑录如下：

追怀鲁迅先生

浩于沧海峻于峰，如裁银光破大空！

俯仰乾坤独跨步，顿连世路各成行。

辛酸待吐翻成恨，憎爱分明了无情。

赍志黄泉人去后，试听今日怒涛声！

(1940年2月9日)

延安夜(三首其一)

夜半闻狼嚎，声声彻四野。
绝塞多悲风，秋来即飞雪。
孤兔巧潜藏，雁惊飞绝迹！
觅食诚辛苦，饥肠时中结。
茫茫万山头上立，毛皮无暖骨凝冰！
嗟彼猪犬儿，食饱梦正浓。

长鸣一破天，吁嗟呼，
尔非垂舌摇尾种，曷如此兮以终生。

(1940年冬)

书生本色

书生本色岂能忘？蔬食布衣自慨慷。
陋巷何期车马迹，蓬门未美绮罗香。
频经风雨屋增漏，夜对湖山月载凉。
似水思潮如火泪，暮云极处瞰穹苍。

(1968年5月19日)

忍辱堪耻

忍辱堪竖子羞，杀机似火怒难收！
剧冷胯下淮阴耻，初解吴山越子仇。
自许匹夫非大器，应输达者更登楼。
暮思一剑决生死，附群长吁忍作囚。

(1968年9月19日)

幻想

无端幻想类游仙，海外瀛洲天外天。
环水三山春四季，临流小阁月长圆。
披蓑慕钓秋江雨，策杖闲看远浦帆。
鸡犬不惊猿鸟友，倦来一枕梦魂酣！

(1968年9月19日)

国命师恩

国命师恩讵敢忘，亢龙有悔战玄黄。
生逢季世伤岐故，性介侠儒乱法章。
折笔从兹耕垄亩，名没而后任衡量。
大千劫历催花雨，沧海归流万里江。

(1969年1月7日)

戏题“蜗居”二韵(之二)

我有一蜗居，量之真若斗。宽可三尺

的背景题写了说明文字。

萧军在一张照片的背面有如下题字：

这是崂山“梯子石”下面山沟中一个人家。吃香烟的女人，是那个人家的住家姑娘，戴三角草帽的，那是为我领路的人。他认识这里，我们便在这里休息一会儿。他们正在吃地瓜干。八·一九

萧军在另一张照片的背面有如下题字：

这是“梯子石”下面山沟中一个为过路人预留的茶亭，卖茶的人也到过我们的故乡。八·一九

提包、帽子、手杖、水壶、崂山指南，全是您所熟识的。

萧军还在一张崂山风景的照片后面题下如下

的文字：

崂山的一个峰

一九三六·八·一九

萧红对萧军寄来的照片大加赞赏，她在8月27日致萧军的信中说：

今天同时接到你从崂山寄来的两封信，想不到那小照相机还拍得这样好！真清楚极了，什么全看得清。就等于我也逛了崂山一样。